

小說 第三名

個人簡介：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四年級

家居新竹，於苗栗就讀高中，大學則是由台中轉往嘉義念書。越來越遠的旅途，是創作的養份。曾有新詩及短篇小說榮獲中學生報刊登，亦多次獲得校內文學獎，今後也會在寫作的道路上邁進。

《廁》

從吊車上接過厚重的大理石，德財喊著數，與搭檔一同將這片上百公斤的地板卸下。汗水滴落，他用力眨著眼，卻只感到更加刺痛，這棟樓還沒有裝電梯，只能靠雙腿搬到三樓。

好不容易卸下石頭，德財立刻坐到地上，用衣領抹了把臉，連連嘆息：「做完這塊我不做了，哪有屋主這麼龜毛的。」

原先預計昨日便要開始，業主卻認為石材的顏色不對，工廠只能臨時調一批新石頭過來，連累他們今日才能動工，直到剛剛還親自監工。

「又要接你女兒？」智偉扔給他一包檳榔，自己扯下口罩喝了一口啤酒。

「四天連假，她要從雲林坐火車回來，也快到了。」

「幹嘛不給她自己坐公車？」

德財起身，至洗手台掬起一捧水，臉洗完又開始洗手，指甲縫的那些髒污已是經年累月。

「說沒有公車，我老婆一直叫我去接她。」

「哪可能沒有？我看是你不想上班，還找理由。當我不知道就你最皮。」面對智偉的打趣，德財只是憨厚一笑。

回到工廠打卡，一進到辦公室，暑氣瞬間消退。

「你們真的很會享受。」德財看著成堆聚在裡面吹冷氣的其他工友，打趣道。

「等你啊。」一陣哄笑，他將卡片放入打卡機。

「下班啦？」工廠的老班娘，也是德財的大嫂問道。

德財再度表示要去接女兒。

現在不過是下午三點，開車到火車站只要半個小時，德財卻早已準備出發。他總是如此，習慣比約定時間還要早到很多。

之前有過一熄火，車子便無法再發動的經歷，雖然已經換過電瓶，他仍有些戰戰兢兢。二十多年的老車就是這樣，不敢開冷氣，怕車子溫度牙起來；窗戶不能開，不然便關不上。又想到車子該換黑油了，輪胎也要換一換。唯一能鬆口氣的是，今年的牌照稅已經繳過。

路上沒有塞車，比預計的還要快抵達車站。德財下車坐在路邊的小石墩上，口罩只遮住了嘴巴，他總覺得鼻子被摀住就無法呼吸。擺弄著自己的翻蓋型手機，每按一個按鍵，便會有一道指示音，就連有人打來，也會直接播報出來電號碼。

我這也算是他們說的「智慧手機」啊。德財得意地想著。

不知道紅綠燈經過多少個號誌轉換，旁邊咖啡店的客人來來去去，德財終於等

來那道穿著黑色外套的身影。這麼多人中，她並不顯眼，但德財一眼就能確定這一定是他女兒。

他自信自己也很好被認出。紅色的衣衫，背面還印著碩大的「光耀石材」字樣，簡直是行走的活招牌。

「怎麼那麼慢？」待女兒走至跟前，他佯裝不滿說道。

何佳瑄看了眼手機，直接拉開車門坐進去，說道：「是你每次都太快。」又透過拉不開的窗戶看向他，重複了她說過好幾次的話：「你就不能換件衣服嗎？」

德財也注意到周圍若有似無的目光，他上車，泰然自若：「妳管我？這樣穿舒服啊。」

佳瑄不再說話，一上車她就開始玩著自己的手機。

「前幾天我去買自助餐，蛤？一隻雞腿就要六十，我也不敢夾，趕快出來，中午就喝一瓶啤酒配小菜。」德財邊調整後視鏡，邊分享著自以為的趣事。

「現在自助餐本來就貴，南部也差不多。」

「還有今天那屋主真的是有問題，屋內沒有冷氣，還戴口罩在那邊看我們搬石頭，害我想脫口罩都不行。」德財餘光瞄到女兒不知道低頭在看什麼，笑得那麼開心。

「不懂我們做工的辛苦，他站在那邊看，我們搬得要死要活還要戴口罩，我暈倒了他賠我啊。」德財絮絮叨叨，又暗自透過後視鏡觀察女兒的反應，也不是要女兒安慰，只是想跟她說說話。

仍然沒有將目光從手機上移開，佳瑄淡淡回道：「現在室內本來就要戴口罩。」

「那我看這政府腦袋也有問題，都不會體諒我們這種工作。」德財聽聞她冷淡的回應，有些訕訕，又道。

這次他看見女兒終於將目光抬起，在鏡面中彼此對上目光，她卻什麼也沒有說，只是輕輕嗤笑了一聲。

德財說不好那是什麼感受，他覺得自己好像被輕視了。自女兒上大學起，本就沒有什麼可談的父女，因聚少離多而更加疏遠，那些隱而不發的情緒此刻再度湧上，促使他又說出那些話。

「書讀那麼高有什麼用，我看那些什麼『博士』腦袋都讀壞了，大學生也在賣雞排，還不如我們在工地腳踏實地。」話題又繞回工地，這是他唯一知道的話題。當這句話說出口，德財便覺不妥。果然，女兒沉下面色，到家前沒有再和他說過話。

綠色的廂型車逐漸脫離車潮，行駛過一片竹林，這一區只有他們一戶人家，雖說地處偏僻，卻是緊鄰著科學園區，相當矛盾的一個地段。開始爬坡時，德財放慢車速，他知道這是妻子上班的時間，而她騎車總是莽莽撞撞，德財不知道她總是在趕什麼。果不其然，快到家時，迎頭便碰上貴美騎著摩托車下山，看到他們，貴美也停下，對後坐的佳瑄喊道：「冰箱有蛋塔，妳先吃。我下班再買臭豆腐。」

「我的呢？」德財調笑道。

「吃什麼吃。」貴美對他總是沒有好口氣，德財也習慣了，看著後照鏡中妻子遠去的身影，他重新發動引擎，對望向窗外的女兒說道：「妳媽對妳真的很好，知道妳要回來還早早去市場買蹄膀。」語氣不知是玩笑還是羨慕居多。

佳瑄卻一副理所當然地模樣，拿起手邊的提袋，下車先喊了聲「阿公阿婆我回來了。」雖然爺爺早在三年前過世，佳瑄卻沒有改過這個喊人的習慣。德財不禁回想起以前他下班回來，小時候的佳瑄總是會躲在門邊，對開門的他大喊「爸爸吃飯，爸爸你回來了」從什麼時候這個習慣被抹除了呢？德財不確定地想著，好像是自從他的工時開始不穩定時。

德財今年已經六十，體力大不如前。工人吃的是年輕飯，他現在實在無法負荷重活。年紀到了，毛病又一堆，膝蓋磨損、高血壓，什麼病都要來糟踐他的身體，以前為了逃避工作，還會編排個哪裡痛來請假，現在身體真的出問題，反倒不敢隨意曠工。他有時也會想，自己是不是太晚結婚了，像其他在他這個年紀的人孩子都大了，當父母的也都開始能享福。

「阿飛，就以前跟我一起做的那個，說長骨刺，也不敢開刀。他後來去的那間工廠也不要他了。」德財跟在佳瑄後頭進到貴美的房間。雖是三合院，禾埕開闊，屋間卻只有四房，貴美和兒子住的這間最大，因而佳瑄總是喜歡到這房吃飯，德財則三不五時會進來搜刮貴美買給孩子的零食飲料。

「那怎麼辦？」佳瑄拿出袋子裡的東西，德財立刻被這精緻的盒子吸引。

「說是去當保安了。這是什麼？」

「壽司。你不是也快沒工作了，幹嘛不一起去當保安？」佳瑄起身去拿塑膠碗裝醬料。

「保安哪裡說當就給你當？也是要看學歷。」德財湊上前，搗鼓著壽司盒，卻怎麼也無法打開，他有些羞惱，見德財這副模樣，佳瑄看不過眼，先幫他把蓋子打開。

「這就叫壽司？那麼小個。」德財用手捻起兩貫，認為這一盒十個都還不夠自己一餐。這時他才看見蓋子角落的標籤，頓時又是一陣驚呼：「這樣一盒一百五？妳也敢買。唉呦，我是買不下去，還妳還妳。」

他無法理解就一坨飯上面蓋一小塊肉，為什麼能賣那麼貴，有那個錢不如去買雞腿便當，說不定還可以買兩個。

「你不懂啦。」

德財將從房內拿出的飲料放入冰箱，有些恍惚地看著空蕩的冷藏櫃，他不懂的東西多了。火車要怎麼搭？他不懂。停車場的自動繳費機怎麼用？他不懂。手機有什麼好玩的？他不懂。

為什麼所有人都好像都不希望他待在家？

他不懂。

自從德財的工作不穩定後，貴美便開始兼職兩份工作，白天到超商包菜，下午

去中餐館煮菜。她下班時，已是晚上九點，德財坐在客廳看電視，待她拉開紗門，便吊兒郎當地向她打招呼。

貴美懶得與他說話，逕自回到房間。德財有時也挺煩惱，雖然結婚多年，這個小自己二十歲的妻子，有時脾氣還跟個小孩子一樣，時常對他橫眉立目，三不五時便對他有意見，但德財認定妻子是刀子嘴豆腐心。

看到她回來時提著大包小包，尚未吃晚餐的德財關掉電視，想去分一杯羹。

「妳爸爸還說要我路上遇見妳大伯母的乾女兒，給她一點錢，回來再還我。」德財走到妻子房門外，便聽聞這段話，步伐霎時頓住。又聽她冷笑了一聲：「整天沒工作待在家裡，他自己都沒錢了，我哪裡還敢指望。救濟她，我還想問誰來救濟我？」

「妳聽聽就好，他本來就這樣，又不是第一次知道。之前五倍券都可以直接給別人，沒想過留給家裡換台洗衣機。」剛想進去反駁妻子，握住門把，又聽見女兒的聲音。他有些愣怔地鬆手，頹唐回身打開自己的房門，將一切阻隔再門板之後，所有指摘再聽不真切。

「他那種人，就是自私啦。」

望著斑駁的天花板，腦內迴盪的是最後聽見的話。我自私嗎？德財不確定地想著。年輕時每個月會給父母各五千元孝親費；每逢過年給老婆一萬元寄回印尼給岳父母；小孩抽不到公立幼稚園的名額，那就給他們唸一學期五萬的私立雙語學校。我只是拿不出錢給兒女唸大學，唸那麼多書要幹嘛？再說他們也成年了，哪裡還跟父母伸手要錢的？我的錢要用來幹嘛，難道不是我自己說了算？

德財越想越鬱悶，直到天快亮才勉強睡下。

他做了一個夢。

家裡三兄弟，他是最小的。農忙時兩個哥哥負責在水田裡割稻子，母親跟來幫忙的朋友在茶園採茶，父親則是戴著斗笠，坐在陰影處看著他們。

而他手裡捧著一汪帶著泥土的溪水，裡面還有一隻大蝌蚪在竄動，他覺得蝌蚪似乎有話要告訴他，未等他附耳湊近，突然之間，蝌蚪鑽進他的皮膚之中，順著他的經絡緩緩游上。他抬頭，發現所有人的頭都變成那隻蝌蚪的樣貌，一個個正停下手邊的動作盯著他。但他卻不害怕，而是用尚帶著水氣的雙手摀著肚子，跑去樹下找那隻身著父親衣衫的蝌蚪。

「俚想屙痢肚。」

「去該位屙。」順著他的目光看去，那是一處小河壩，多年前還未被颱風摧毀，以前他們都是在那裡洗衣服，還有些魚苗和小蝦子可以抓。

仍是幼童的他費勁地撥開一叢叢的開卡蘆，找個水流不是那麼湍急的地方蹲下，透過水面，他還是原本那副模樣，夢裡的他無法明白，為什麼只有自己跟其他人不一樣。握著等會要用做擦拭的葉子，在使力時，突然聽見道聲音在跟他說話。

「你在該位做麼个？」

「屙痢肚啊」說話者站在陽光下，看不真切面貌，好似沒有實體。德財看到

他，莫名感到一陣安心。

「係喔。」那人不再多語，見怪不怪地離去。

他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對，只是磨起葉子準備擦屁股——

一道敲門聲將他驚起。

德財睜開眼，知道已經七點半了。每天早上，貴美要去上班前都會記得來敲門，提醒他早餐買回來了。

伸個懶腰，家人間哪有什麼隔夜仇，到客廳看到椅子上放著的小籠包，他就知道貴美不管再怎麼嫌棄他，還是會記得也幫他帶一份早餐。他原先準備吃完便回去睡個回籠覺，卻看到往往在假日，十點以後才會出房門的女兒，正在洗漱。

「等等帶我去十全買個櫃子啊，我有些課本要放。」看到他，佳瑄邊刷牙邊開口。

「那麼多書要幹嘛？拿去給妳阿婆燒燒掉啦。」就算佳瑄表明會自己出錢，只需要開車幫忙載回，德財仍不答應，他只覺得麻煩。

「對了，妳用廁所的時候記得小心一點，沖水不要按那麼用力，那鍊子容易斷掉。」

佳瑄不再說話，只是洗好臉後又回去房間。

她總是這樣，沒大沒小，講個幾句話就沒耐心。看著女兒的背影，德財想著。他也準備回房間再補個覺，但臨到房前，腳卻又拐進一旁的雜物間。他記得以前好像有不知道誰留下的櫃子，應該還可以用。

「佳瑄，妳不是要櫃子？」滿身汗的德財敲響女兒的房間，待佳瑄打開房門，入目所及，就是個佈滿灰塵與蛛網的三層書櫃。

日頭正大，德財坐在屋簷下的門檻，看著佳瑄拿著條水管在沖洗櫃子，連她弟弟都被拉過來幫忙，他們先是將櫃子弄濕，再拿布細細擦拭了一番。

德財滿意極了，不顧佳瑄手裡沒擦幾下便早已黑透的抹布，以及她那一言難盡的神情，他就認為不用花那個錢去買什麼新櫃子。年輕人就是什麼都愛用新的，別看這櫃子十年了，也沒什麼破損，還是以前的東西真材實料。

「餓不餓？爸爸去買便當給你們吃。政祐排骨，佳瑄雞腿嘛。」平時都是貴美中午兩點下班再買午餐回來，這次德財難得的想出門買飯。

他覺得自己真是個好父親。

他最後還多買一碗牛肉飯回來給何奶奶，佳瑄看到後，問道：「那媽媽的呢？」

「妳媽她自己會買。」德財暗想，貴美現在做兩份工，賺得一定來比他還多，自己能省就省，沒必要花那個錢。再說他也不知道貴美喜歡吃什麼啊。

貴美回來，看到正癱在客廳沙發上看電視的德財，以及他面前的塑膠飯盒，果然沒說什麼。

一如既往視他為無物。

突然間，她回頭說了句：「晚上我要洗衣服，記得去打水。」

地處偏僻，整座丘陵上只有一戶人家，無法接水管，當然也沒有自來水能夠使用。只能靠著屋後唯一的水塔，引地下水上來。具體原理德財也不清楚，只是學著父親曾教過他的方法操作，若是水塔底部淤積嚴重，便要先進去清理一番。此次便碰上這個問題，德財搬來梯子，水塔內部空間不大，恰好能容納進他有些微胖的身材。

德財挺享受一個人慢慢清理汙泥的時光，一方面是不用面對沉悶的家庭，一方面也是他覺得自己對這個家，還是能有一些貢獻。在半密閉的空間中，他有時也會想著，若有天他暈倒在裡面，恐怕也不會有人發現。

清理好水塔，再來便可以放水。一汨汨清澈的水流順著水龍頭而下，若是發現水質參雜些許褐黃，便是源頭處也有淤泥堵塞，通常颱風過後最容易發生，那他接下來就是要去菜園那裡的河壩鋤草了。

夏天日落慢，已經快是下午六點，天空仍十分明亮，只是暑氣沒有白日那般厚重。德財很喜歡聽風吹過竹葉的窸窣，一如他喜歡進到竹林深處去挖竹筍。他仍無法理解為何孩子，乃至於他的妻子，守著一台手機就能過一天，換成他，肯定是做不到，但明明在以前手機還不普及時，貴美也會下去菜園一起幫忙收茭白筍。年齡堪堪過六十，家人尚且健在的德財，彷彿今後只能守著過去的回憶過活，在他沒未察覺之時，時代與科技已經悄悄將他拋棄。他一方面害怕著改變，一方面卻又渴求著改變，但他缺少踏出去的勇氣，以及可以帶領他前行的引路人，只得這般停滯不前。

四天連假不短不長，沒幾天，佳瑄又必須回雲林唸書。大清早，德財便將準備開車帶她到火車站。錢包、手機、鑰匙、學生證，一一向女兒確認必需品都帶上了，他才開車。

「這裡一排都是我們做的。」每每遇上自己熟悉的建築，德財便有些驕傲地向女兒介紹。只有在車上的這段時間，她才可能比較有耐心地聽自己說話。

「跑這麼遠來做？」

「這哪裡算遠？我們最遠還跑去台北去做過。」見女兒有回應，德財開始滔滔不絕：「還去過一間夜總會，做他們一房大理石地板。那門一打開，地板躺了好幾個人，旁邊有好幾個空酒罐，我還想說地上怎麼還有黃色的水。後來智偉跟我說那是尿。」

「哪裡一個個做老闆做成這樣的，有夠沒公德心。」他最後說道。

沒有工作的日子裡，德財最喜歡去魚池釣魚，一天釣下來，運氣好的時候可以到十多隻，他通常都會便宜賣給魚友，半買半送意思一下收個五百，賺回一半的入場費。盯著浮鉤，他能預感到何時該有魚咬鉤，當魚竿下彎的那刻起，他不再是只會懶散地躺在家地那個男人，他的腰從來沒有這麼直過。魚竿越彎，他的腰就越直，佳瑄總說他就應該跟魚池結婚，的確，他還沒有在與人相處的過程中感受過這種快樂。

他也喜歡三不五時買點肉和香腸，在家裡慢慢烤，通常都是他和家裡養的狗分著吃。再有時他會去菜市場買鴨翅，與何奶奶一起啃著。

佳瑄不在家時，貴美通常懶得煮飯，連便當都不一定會買給他。

「我的呢？」看兒子吃著火鍋，德財不死心地翻著空袋子，問道。

「沒有。自己不會去買，只會吃別人的。」貴美看著手機，根本沒想將眼神投給他半分。

德財只好去翻抽屜裡的零食，卻被貴美唸叨說那是要給兒子的。

「吃妳東西還要看日子啊。」德財根本不管，再順手拿一瓶飲料便往外走。

「奇怪欸，整天只會進來房間搜，不去工作，只會吃別人的——」德財忙將房門關上，他也已經被唸習慣了，也不覺得有什麼。

「吃我的東西最會，要吃你爸的東西是真的很難！」三合院的隔音不好，遠遠還傳來貴美對兒子發洩般的抱怨。

他依然堅信著自己的老婆是刀子嘴豆腐心。雖這麼想著，他還是覺得最近不能觸貴美的霉頭。

幸而隔天德財便收到工作通知。月已過半，這是德財這個月的第一天上班，負責做辦公樓的階梯。早上被櫃台要求吊車不能停前門，移到後門又被警衛驅離，弄得他一肚子火，午餐也不打算吃，只是一直灌酒，很想直接說不做了。他坐在樹蔭下，看著坐在冷氣房裡的櫃檯小姐正準備吃午餐，還有外送員提進去的一大袋飲料。

他突然很想念遠在雲林的女兒。

「喂，在幹嘛？有沒有想我啊？」

「不想？怎麼那麼狠心。妳媽不是說妳上班，怎麼沒去？」

「哦這樣啊，星期五不用上。嗯？沒事啊，沒事就不能打給妳啊。」

「對，對，我要問妳這禮拜有沒有要回來，請妳吃大餐啊。我請客，妳媽出錢。」

「沒有回來喔。好，那妳自己小心點。」

嘟——

看著被掛掉的電話，德財有瞬間懷疑自己真的有將電話播出去了嗎？他看著尚未熄滅的螢幕，通話時常：40 秒。

竟是連一分鐘都不到。電話那頭的女兒好像總是很忙，忙到沒時間能與他這個做爸爸的話家常，只是用簡單的幾個字句就將他打發，甚至連不成一段話。但貴美總是能第一時間知道女兒的消息，她說那是在網路上用訊息聊天。網路這麼厲害？他也想跟女兒聊天，但他沒有網路啊，也不想每個月都要花那個網路錢。

「水牛，不去吃飯？」智偉帶回來一盒豬頭皮，準備分著一起吃。

「曬的頭暈暈，吃不下。」智偉聽聞，便將他帶回車上休息，況且他注意到有人在偷拍沒帶口罩的德財。

「下午要換工地。做廁所，石頭小片比較輕鬆。」智偉安慰道。

德財配著酒吃了幾口，感覺身體舒服些，便約好等等智偉開車，他先睡一會。

迷迷糊糊中，他感覺車子啟動，還隱約看見車輛行走間帶起股股黃沙，遠方的柏油路充斥著被扭曲的高溫。

但他太累，眼睛實在睜不開，不知怎麼地，又想起上次那個夢。在夢裡的他還是個孩子，赤腳走在田埂中都不會有人斥責，那時候的夏天沒有冷氣，也不需要冷氣，高樓更沒那麼多，不像是現在，自動門一開一關，一個人便這麼消失在路上。所有人都聚集在一個偌大的城市中，每日少幾人好像都不會被發現，房子吃人啊。

他又不禁嗤笑自己在想什麼沒邊沒際的東西，沒人蓋樓他又哪來的工作。沒工作他又怎麼養家？眼皮漸漸沉重，恍惚之中，他看到黃沙扭曲成一頭黃牛的模樣，牠在車前甩著尾巴慢慢行走，背上還坐著一名雉童，也不知道是怎麼爬上去的，但那背影卻莫名地令德財感到熟悉。

直到被叫醒，他仍有些茫然，抹了一把臉，想讓自己清醒。下車的那一瞬間，他卻覺得肚子絞痛，要智偉直接進去不用等，他先去上個廁所。

德財記得前面有一家超商，沒多遠而已。平時根本不會在意的距離，此刻好像永遠看不到盡頭，他停停走走，忍過一次次便溺感，時刻提醒自己提氣收肛。好不容易看到那藍色的標誌，他急忙進去向櫃台小姐表明要借廁所。

「不好意思，疫情期間，我們廁所不外借喔。」戴著口罩，看不清面容，德財卻清楚的看見她眼中的嫌棄，也看到了自己現在的狼狽。

一個躬起肩膀的身影，黝黑的皮膚，一身破損的紅色工服，洗到發白的工作褲，更別提手上經年累月的髒汗。早已不再年輕的雙頰，因失去彈性而垂掛著；雙目浮腫眼白暗沉，早已沒了早年的清明；眼下則是多年來輾轉反側，難以入眠的烏黑。若是沒戴口罩，還會露出一口被菸草多年侵蝕的黃牙。

「拜託啦，真的不能通融一下嗎？」腆著臉再度相求，對方尚未開口，德財卻在她眼中，看到了「病毒」二字。他覺得自己這輩子大概是沒什麼尊嚴的，但此刻他卻有著莫名的自尊與骨氣，不再堅持，哪怕廁所離他只有一步之遙。

門裡門外彷彿是兩個世界，外頭的陽光一照，熱氣升起，他卻不自覺地打了個寒顫。廁所，哪裡還有廁所？

他將目光投至兩旁的民宅，緩步上前。

他選擇左側在自家門前，擺了推車賣雞排的年輕人，看起來年紀也只比他女兒大一點而已，這時他竟還有閒心看向推車旁的菜單，一塊雞排竟然要賣八十五元。

「我跟你買一塊雞排，借我用一下廁所好不好？」德財勉強擠出個笑容，年輕人卻在打量他片刻後，向他搖頭。

「對不起，這邊沒有在借廁所的。」

德財又向前走了幾步，這次與他對上目光的人莫不低頭，或是直接擺手拒絕。更多的是將口罩裹得更加嚴實，快步經過他身旁的人。

不好意思，對不起，不外借。

一道道聲音傳來，德財的身軀愈加佝僂。此刻他忽然明白，活著的苦難不是來自生活，亦非對未來感到無所適從——而是一張張盛滿嫌惡的臉孔。

肚子又是一陣響聲，德財絕望地茫然四顧，他踉踉蹌蹌地走到角落茂密的草叢

之中。他蹲在草叢後，沒過多久，便聽見有腳步聲漸漸接近，終於，腳步聲停下。他抬頭張望，一對年輕情侶正挽著手錯愕地望著他。那副在高處俯視的模樣刺痛了他的心，他彷彿看見自己的妻女。女孩拉著愛人的手急忙離開，耳邊猶能聽見的那句「有沒有公德心」隨之遠去。

他再忍不住地掩面哭泣。

=====

評語

甘耀明 老師：

故事描寫藍領階級的無奈與不堪，擔任臨時工的主角「德財」，在家庭互動與事業都陷入谷底，生命被莫名的力量拉扯傾斜。作者將主角的困頓，以尋覓廁所為隱喻，令人讀了深感同情。